



# The Trust

The Private and Powerful Family

Behind  
The New York Times



# 报业帝国

——《纽约时报》背后的家族传奇

(美) 苏珊·蒂夫特 亚历克斯·琼斯 著 吕娜 陈小全 译

华夏出版社



# The Trust

The Private and Powerful Family  
Behind  
The New York Times



# 报业帝国

——《纽约时报》背后的家族传奇

(美) 苏珊·蒂夫特 亚历克斯·琼斯 著 吕娜 陈小全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业帝国:《纽约时报》背后的家族传奇/(美)蒂夫特,(美)琼斯著;吕娜,陈小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080-4393-7

I. 报… II. ①蒂… ②琼… ③吕… ④陈… III. 报社-企业管理-经验-美国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179 号

*The Trust* by Susan E. Tifft and Alex S. Jones.

Copyright ©1999 by Susan E. Tifft and Alex S. Jones. .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英文版由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于 1999 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6-3430

## 报业帝国:《纽约时报》背后的家族传奇

(美)苏珊·蒂夫特 亚历克斯·琼斯 著

吕娜 陈小全 译

策划编辑:陈小兰

责任编辑:罗云

出版:华夏出版社(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开本:670×970 1/16 开

印张:43

字数:749千字

插页:4

版次:2007年9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64.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百年庆典

1996年6月26日，在初夏的暮色中，天空中泛起了紫铜色的云霞。小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充满自信，气度非凡，健步迈上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大理石台阶，同美国广播公司《夜线》节目主持人泰德·科佩尔和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鲁考互致了问候，然后迅速消失在了人群当中。这里聚集着众多社会名流，有商业巨子、各类专家、艺术家、政治家、电视节目主持人、企业资深执行官以及《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小阿瑟身材纤瘦，定做的晚礼服优雅得体。他同女士们行贴面礼，同男士们行拥抱礼，同这里的所有人都插科打诨，这就是他的与人相处之道。自从1992年他41岁时成为《纽约时报》的发行人以来，他一直试图改变这一从小养成的口无遮拦的习惯，但在焦虑时，常常会忘掉这一点。

小阿瑟的妻子盖尔·格雷格独自缓步走上台阶，看上去典雅华贵，只是那条黑色的紧身连衣裙短而暴露，使她感觉有点儿不自在。盖尔·格雷格在堪萨斯州长大，具有美国中西部人的理性与务实，这与她《纽约时报》发行人妻子的身份不太合拍。在她成长的世界里，根本没有“高级定制时装”这样的词汇，但如今，高级时装却穿在了她的身上。她曾狡黠地说：“在托皮卡只有两类服装，即教堂服装和非教堂服装。”盖尔曾是一名前途远大的记者，但为了丈夫的事业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嫁给苏兹伯格家族是喜还是忧实在说不清楚。家族成员都把这个家族称为“我们的家”，对于具有苏兹伯格姓氏的成员来说，“我们的家”意味着温情、财富和机遇；而对于外姓成员来说却意味着付出甚至是煎熬。正如小阿瑟的一位侄亲所说的那样，外姓成员才是“我们的家里真正的英雄”。

这是一个家族团聚而非分裂的夜晚。一百年前，小阿瑟的曾祖父阿道夫·奥克斯的命运同整个国家的命运突然联系在了一起。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他的后代相聚在这里，为家族历史上的辉煌一刻表示敬意。

1896年的夏天，阿道夫·奥克斯拥有了当时很著名但已破产的《纽约时报》，那时报纸的名字为 *The New - York Times*，中间有一个奇怪的连字符

(该连字符于1896年12月被删除)。阿道夫当时刚刚来到纽约不久，是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德裔犹太移民的儿子。他在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长大，讲英语时略带鼻音，并且已经负债累累。尽管条件如此不利，阿道夫还是设法把《纽约时报》接管过来，该报此前也曾一度辉煌，由于命运的捉弄和管理不善，最后沦落到只能印刷廉价小说和党派宣传品的境地。是阿道夫的接管使得《纽约时报》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在这一过程中，阿道夫还创立了“我们的家”——一个奥克斯家族和苏兹伯格家族的联盟，它曾被一些人誉为20世纪美国最强大的联姻王朝。这个家族不仅拥有了《纽约时报》，而且满怀激情地将其经营了一个世纪，时间跨度几乎是美国历史的一半。发行人头衔从来都是家族中的至尊，相当于永久性世袭内阁成员的地位，这一头衔代代相传，是不容置疑的神圣权利，就好像是都铎王朝或温莎王朝时期国王头上的王冠。总统可以不时更迭，而《纽约时报》却是永恒的，对于美国事务的评论之声，从来都来自于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的人，他们或者出生在家族之中，或者通过联姻成为家族成员。

然而，家族在公众中却保持着惊人的低调，出风头和自我炫耀为家族所不齿，被指为“头脑发胀”，这是一种相当严厉的谴责。光荣属于《纽约时报》，而家族成员只满足于沐浴其光环之下。多年以来，“谦逊”已融入了家族的基因，成为了家族性格中的怪异成分，它同诵读困难症和抑郁症一样，在家族中世代相传。伊菲珍·奥克斯·苏兹伯格曾说道：“我们不是那种觉得自己必须拥有游艇的人。”伊菲珍是阿道夫的独生女，在97年的人生旅途中，她不仅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家族，而且也彻底改变了《纽约时报》。甚至在她谢世之后，她对家族和《纽约时报》的影响依然深远而长久。

《纽约时报》今晚刻意举办的这场最铺张、最奢华的活动，把自己堂而皇之地推到了众人瞩目的位置上，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保持低调的家族来说，这种背离传统的做法还是第一次。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其宏伟的规模及完美的风格成为了这次活动最理想的场所。小阿瑟的父亲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昵称“潘趣”<sup>\*</sup>）曾是纽约时报公司的主席兼CEO，也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主席；而潘趣的父亲阿瑟·海斯·苏兹伯格

\* 英国滑稽木偶戏《潘趣与朱迪》(Punch and Judy Show)中驼背的滑稽主角。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年龄最小的姐姐叫朱迪，因此他得名潘趣。——译者注（除非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生前也曾担任过该艺术博物馆的董事。潘趣的童年是孤独的，他常常数小时痴迷于那些刻有艺术博物馆的盾形徽章和展品，即使在长大之后，每当看到这些收藏品时，他依然兴奋不已。

一个家族办报长达一百年的可能性很小。一般的家族企业延续到第二代已属罕见，延续到第三代的则更少。在几乎所有始于1896年的报业家族中，有的卖掉了自己的报纸，有的将日常管理交给了别人，还有的眼看着家族的报纸销声匿迹了。

在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的第四代成员中，小阿瑟是《纽约时报》的拥有者和经营者。与他父亲不同的是，他父亲是当时家族中的唯一男性，而他则必须通过竞争才能拥有公司的控制权。他的竞争对手除了4个表亲之外，还有公司中的一位职业经理人。随着小阿瑟逐渐被大家所了解，人们曾经私下议论，他是否能获得父亲的公司主席和CEO的头衔，从而肩负起潘趣曾经担任的发行人的职责。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视觉效果就好像巴斯比·伯克利音乐剧中的场景。100位小提琴手身穿无尾式晚礼服，站在大厅两侧宽阔的阶梯上演奏着科尔·波特、杰罗姆·克恩、勒纳与洛伊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两面巨大条幅从中央大厅两侧的二楼包厢处垂下，上面是阿道夫·奥克斯年轻时的硕大头像，那双深陷而忧郁的眼睛正注视着下面的人群。

随着《来跳比根舞》和《在你居住的街道》两首乐曲的响起，客人们排成一队，接受潘趣和他第三任妻子阿利森·考尔斯的问候。仅在前妻卡罗尔68岁死于癌症后的第七个月，潘趣便和阿利森结了婚。在卡罗尔得病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那段一度美满的婚姻就已经出现了问题。70岁的潘趣对阿利森的出现心生喜悦，而他自己对此又少有掩饰，因此引起了纽约城里闲话专栏作家对他迅速再婚的尖刻批评。

当一个身影优雅地穿梭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厅时，家族的朋友们仿佛看到了卡罗尔本人，他们对此惊讶不已。她正是潘趣和卡罗尔的独生女，32岁的辛西娅·苏兹伯格。她今天故意穿了一件深褐色长裙，透明的裙底边上有一只飞舞的蝴蝶，完全由手工绘制。此时身着母亲的装束是一种挑衅，她要在父亲和继母主持的晚会上让人们感觉到卡罗尔的存在。

潘趣通常喜欢保罗·斯图尔特高级时装店里那种样式保守的西服套装，但今晚却穿上了时髦的无尾晚礼服，里面的织锦马甲色彩鲜艳，印有红蓝色腰果花图案。潘趣同客人们一一握手，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新娘，然后是他的三个姐姐同客人们握手。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全家福上的情形一样，三姐妹按年龄大小依次排列，首先是大姐玛丽安，然后是二姐鲁思，最后

是三姐朱迪。潘趣虽是家里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但作为纽约时报公司的掌门人，长期以来他的地位都是最显赫的。家族中的大小事情，无论是为五角大楼出版文件，还是家里的孩子在《纽约时报》就业，3个姐姐都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而他做事也很仔细，从来没有辜负过她们的信任。家族团结是他们的母亲伊菲珍留下的遗产，由于母亲的谆谆教导，他们每个人都深知家族团结的重要性。潘趣曾警告过已故的妻子：“绝不允许你在我 and 3个姐姐之间作梗。”

尽管拥有财富和地位，潘趣和姐姐们却保持着惊人的互不干扰关系。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只满足于自己小天地中的生活。这固然是一种美妙的品质，但在特定环境下会使得他们显得有些神秘，甚至是无视社会现实。今晚的宾客名单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除了家族成员外，被邀请参加这次百年庆典的客人中，许多人竟不知道苏兹伯格家族是怎么回事。在大型活动专业策划公司为今晚准备的名单中，几乎没有对潘趣的介绍，而对他3个姐姐的情况更是只字未提。这份名单就像一个大杂烩，大部分是来自平面媒体特别是各类报纸的代表人物。亲临现场的还有三大新闻网的主持人，包括新闻杂志节目《20/20》的主持人巴巴拉·沃尔特斯和《60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而《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每日新闻》、《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发行人和总编们却不见踪影。阿斯特夫人同作曲家桑德海姆、全球家政皇后玛莎·斯图尔特以及《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待在一起；而曾经担任过《纽约时报》记者的盖伊·塔利斯却莫名其妙地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盖伊所写的那本《王国与权力》目前仍是该报有关新闻运作的经典之作。

《纽约时报》的执行官们聚在一起，谈论着公司总裁兰斯·普瑞密斯为什么没有来。兰斯在公司非家族成员中占据着最高位置，他已于前一日离开纽约去参加《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董事会。该报由《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共同出版，总部设在巴黎。兰斯此前已同潘趣打过招呼，他要同《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发行人一起打高尔夫球，会议结束后还要同家人在巴黎度假。

潘趣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兰斯出席百年庆典有多么重要，但兰斯未予理睬。自从1992年成为公司总裁之后，兰斯不断激怒苏兹伯格家族，建议《纽约时报》废除“糖果店”式的经营模式，兰斯讥讽语言的潜台词是：家族成员拥有《纽约时报》日常管理最高领导权的状况该结束了。

如果说家族对兰斯羞辱性的“不出席”并不太在意的话，那么他们对于潘趣戏称为“边缘人群”的人的反应也同样不太在意。所谓“边缘人

群”，是指奥克斯家族为数众多的亲戚，他们总宣称自己是《纽约时报》的“家里人”，但他们其实并不是阿道夫·奥克斯的直系后代。这些人对于自己不能参加百年庆典感到异常愤怒，在他们眼里，这也是“自己家”的事儿。博比·阿德勒是阿道夫的侄孙女，她的父亲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一度当过《纽约时报》的总经理，和阿道夫的关系非常亲密，简直就像他的亲生儿子。博比愤怒地说道：“他们是故意这样干的，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愤怒，多么不是滋味！”

百年庆典的人员名单忽视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在奥克斯家族的后代中，只有其女伊菲珍的后代被认为是《纽约时报》的家里人，其余分支下的人则被无情地排除在外。苏兹伯格姓氏人数虽然不多，但同样遭到冷遇，竟无一人被邀请参加庆典。要知道，最近故去的塞·苏兹伯格可是潘趣的堂哥，他近四十年来一直是《纽约时报》知名的驻外记者和专栏作家。伊菲珍生前对于“边缘人群”历来都很重视，她理解这些人与《纽约时报》攀亲的心理，假如她也参与了今天的庆典策划，“边缘人群”是不会遭到冷遇的。

随着一阵嘹亮的长号声响起和演奏者的表演开始，持续了一小时的鸡尾酒会和鱼子面包小餐结束了，近五百名客人来到了四壁高耸的艺术馆，这里有丹铎神殿（这是一座西半球仅有的完整的埃及神殿）。为了这次世纪之交的庆典晚宴，神殿进行了重新装饰，宴会厅里摆放了巨大的圆形枝状烛台，餐桌布上也印上了《纽约时报》旧体的字样。

客人们都坐了下来，第一道菜是龙蒿虾和朝鲜蓟根。此时，巴巴拉·沃尔特斯向主桌方向看了看，脸上明显露出不愉快的神情。坐在潘趣右侧主宾席上的是黛安娜·索耶，美国广播公司《黄金时间直播》节目主持人，也是巴巴拉·沃尔特斯的同行对手。黛安娜今晚穿着一件黑色上衣，半个肩膀露在外面，看上去干净利落。沃尔特斯是苏兹伯格家族的老朋友，同家族亲密程度非同一般，是参加卡罗尔·苏兹伯格悼念仪式的两位非家族成员之一。沃尔特斯认为，自己从各方面讲都应该坐在黛安娜·索耶的位置上，而她也丝毫没有在同桌人面前掩饰自己的不愉快。

正如晚宴其他方面的不和谐一样，潘趣对主宾的选择也令人费解。他几乎不认识黛安娜·索耶，她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最初的名单中，她只是因为丈夫是编剧兼导演迈克·尼科尔斯才得以入选。迈克是《纽约时报》所喜欢的人，最初邀请他是为了增强艺术圈的代表性，可迈克说他另有安排必须到国外去，就这样索耶接受了邀请。潘趣的外甥女苏珊·德勒富斯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是她把索耶安排在主席座位的旁边，为的

是营造出一种青春活力的气氛。苏珊的说法和《纽约时报》几十年来“灰色贵妇”的形象大相径庭。

苏珊熟知家族的历史，肩负着捍卫家族形象的使命，在百年庆典的策划中起着监督的作用。今年早些时候，她先是委托了一位电影人拍摄一部关于阿道夫生平的纪录片，并打算在百年庆典时放映，可是后来她又突然否定了这个短片。这位电影人知名度很高，试图打破阿道夫·奥克斯古板名人的形象，将他描绘成活生生的普通人。但苏珊看过完成的短片后，对片中阿道夫同抑郁症作斗争的内容把握不定，便立即打消了放映此片的想法。钱是付给了电影人，但条件是不能把它做成拷贝，也不得放给任何人看。苏珊把该片锁了起来，就连潘趣也没有机会看到。

形势严峻，需要快速找到替代的办法。普利策奖得主、剧作家温迪·瓦瑟斯坦和《纽约时报》前戏剧主笔、现为该报专栏作家的弗兰克·里奇同意填补空缺。两人根据阿道夫和妻子埃菲在收购《纽约时报》那段日子里的来往书信，共同创作了一段假想出来的对话。演出时，由萨姆·沃特斯顿扮演阿道夫，讲话时还稍微带有些乡村口音；埃菲的扮演者是凯特·内利根，她的表演体现了埃菲的爱心和通情达理。

纪念祖父的庆典之夜属于潘趣·苏兹伯格本人。他走上台，代表苏兹伯格家族向来宾致欢迎词，描述了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4个百年展览，还谈到了位于布鲁克林的阿道夫·奥克斯中学的百年工程。最后，他引用了阿道夫·奥克斯的一句名言，该名言原意是：“公正报道新闻，无所惧，亦无所私。摆脱两党偏见，摒弃宗派分歧，不受利益所惑。”这句话被奉为《纽约时报》的言论原则，最初见于奥克斯掌管下该报的第一篇社论。

这是一个誓言，是《纽约时报》的灵魂，它那青铜字迹就镌刻在《纽约时报》行政大厅里阿道夫半身塑像的下方。这个誓言存在于《纽约时报》的两份官方历史文献之中，也无数次地出现在该报的版面上，已成为激励全世界新闻记者的行为标准。它如同凿刻在巨石上的戒律，又如同《圣经》里的摩西，将其旨意代代相传。它也是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与其为之奋斗的报业帝国之间的圣约。

然而，几乎从阿道夫那句名言问世时开始，《纽约时报》就一直在错误地引用它。虽然潘趣心怀敬意地在百年庆典上背诵了那段话，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错误地引用了祖父写下的内容。似乎从1896年开始，已经没有人再去核实那位报业族长究竟说了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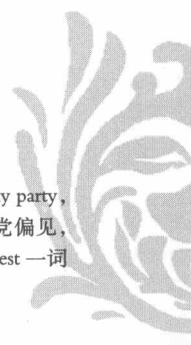
阿道夫在社论中写下“无所惧亦无所私”的时候，正值《纽约时报》

被视为民主党喉舌的时期，阿道夫的本意是向共和党人再次保证，《纽约时报》的政治立场是客观的。阿道夫写道，《纽约时报》应当“公正报道新闻，不偏不倚，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sup>\*</sup>。潘趣同此前众多讲演者和作者一样，对引言的失实一无所知，将“摆脱两党偏见”变为“摆脱政党偏见”意味着政治意义的丧失，其内涵成为了一般意义上的客观公正。

引言失实具有象征意义，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尽管可以庆祝自己丰富而有价值的历史，但他们对家族历史以及对《纽约时报》的历史知之甚少也是事实。关于家族和《纽约时报》的传奇和虚构故事广为流传，而事实的真相要比这些更为复杂，也更加有趣。

---

<sup>\*</sup> 阿道夫的原话是：“to give the news impartially, without fear or favor, regardless of any party, sect or interest involved.”意思是“公正报道新闻，无所惧，亦无所私。摆脱两党偏见，摒弃宗派分歧，不受利益所惑。”后来的引言将 party 前面的 any 去掉，又把 interest 一词改为复数，使其成为了 interests。



# 目 录

## 第一部分 家族之父

|        |                |     |
|--------|----------------|-----|
| 第 1 章  | 没有童年的男孩        | 3   |
| 第 2 章  | 在查塔努加的日子       | 10  |
| 第 3 章  | 乡巴佬进城          | 25  |
| 第 4 章  | “天才之举”         | 34  |
| 第 5 章  | 《纽约时报》的神秘面纱    | 49  |
| 第 6 章  | 避开丑闻           | 58  |
| 第 7 章  | “我至亲的女儿和唯一的儿子” | 66  |
| 第 8 章  | 非犹太人的犹太人       | 78  |
| 第 9 章  | 战争、忧愁和婚礼       | 91  |
| 第 10 章 | 伟 人            | 107 |
| 第 11 章 | 名 誉            | 123 |

## 第二部分 大管家

|        |                  |     |
|--------|------------------|-----|
| 第 12 章 | 这个人不能成为《纽约时报》的国王 | 141 |
| 第 13 章 | 嫁给《纽约时报》         | 160 |
| 第 14 章 | 阿瑟面临的严峻考验        | 173 |
| 第 15 章 | 战时状态             | 192 |

|      |        |     |
|------|--------|-----|
| 第16章 | 幻想和现实  | 203 |
| 第17章 | 自由和觉醒  | 218 |
| 第18章 | 拯 救    | 229 |
| 第19章 | 魔术师的学徒 | 247 |
| 第20章 | 猫头鹰和预兆 | 265 |
| 第21章 | 教 练    | 281 |
| 第22章 | 天壤之别   | 292 |
| 第23章 | 倒霉的潘趣  | 302 |
| 第24章 | 无声的领袖  | 313 |

### 第三部分 继任者

|      |           |     |
|------|-----------|-----|
| 第25章 | “皇权”交替    | 329 |
| 第26章 | 各奔前程      | 346 |
| 第27章 | 共同存在      | 364 |
| 第28章 | 寻找失去的父爱   | 376 |
| 第29章 | 让人不满的年代   | 384 |
| 第30章 | 不老的东方开始崛起 | 393 |
| 第31章 | 一曝十寒      | 403 |
| 第32章 | 孤注一掷      | 418 |
| 第33章 | 吉普赛飞蛾之夏   | 430 |
| 第34章 | 共创奇迹      | 439 |
| 第35章 | 除掉讨厌的神父   | 452 |
| 第36章 | 总裁和家庭顾问   | 464 |
| 第37章 | 共坠爱河与个人事业 | 476 |
| 第38章 | 各得其所      | 488 |
| 第39章 |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 499 |
| 第40章 | 千禧年       | 511 |
| 第41章 | 考验时期      | 523 |
| 第42章 | 石中之剑      | 540 |

## 第四部分 后来者

---

|      |        |     |
|------|--------|-----|
| 第43章 | 欢迎变革   | 557 |
| 第44章 | 推销员和总裁 | 566 |
| 第45章 | 私语和麦克风 | 574 |
| 第46章 | 水桶里的管理 | 583 |
| 第47章 | 新“乖孩子” | 593 |
| 第48章 | 痛苦渐深   | 600 |
| 第49章 | 过 渡    | 615 |
| 第50章 | 两大阵营   | 630 |
| 第51章 | 推销员之死  | 636 |
| 第52章 | 一帆风顺   | 649 |
| 第53章 | 长盛不衰   | 659 |
| 后 记  |        | 665 |
| 致 谢  |        | 671 |
| 译者后记 |        | 673 |

## 第一部分

# 家族之父

- 
- 
- 第 1 章 没有童年的男孩
  - 第 2 章 在查塔努加的日子
  - 第 3 章 乡巴佬进城
  - 第 4 章 “天才之举”
  - 第 5 章 《纽约时报》的神秘面纱
  - 第 6 章 避开丑闻
  - 第 7 章 “我至亲的女儿和唯一的儿子”
  - 第 8 章 非犹太人的犹太人
  - 第 9 章 战争、忧愁和婚礼
  - 第 10 章 伟 人
  - 第 11 章 名 誉
- 
-



## 第 1 章

# 没有童年的男孩

---

弗雷德·梅尔，以色列圣殿公墓的守墓人，此刻正坐在公墓围墙内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一辆帕卡德豪华轿车缓缓驶进公墓。他立即放下手上的卷宗，出门迎接那位名声显赫的客人。刚刚走出混凝土大楼，他便看见一个矮小敦实的男人穿着光亮的毛皮外套从车后门走了下来。“奥克斯先生，”见到《纽约时报》的老板兼发行人，梅尔用他那特有的正式口气问候道，“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阿道夫·奥克斯步态不稳，面无表情，蓝色的眼珠略有斜视，看上去像是中了风。自一年前希特勒上台以来，阿道夫便郁郁寡欢，从一个乐观向上、精力充沛、体魄健壮的人，变成了一个绝望的垂垂老者。作为德国犹太裔移民的儿子，阿道夫担心，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思潮会变为公开的仇恨在美国生根发芽，使他那建立在脆弱根基上的成功与声誉毁于一旦。他曾是一位性情中人，一个乐观主义者，但 1934 年的这个冬天，他却变成了一个忧郁的人。他一方面为自己最终的离开人世而困扰，

另一方面又被一个挥之不去的忧虑所折磨：该让哪位家庭成员接替自己来掌管这份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呢？

阿道夫热情地同梅尔握手，互相寒暄了几句，然后便索要他那尚未完工的陵墓的钥匙。自1933年1月购买这块墓地以来，阿道夫便定期来到这里，他非常关注自己这块长眠之所的施工情况。这块墓地是公墓里最大的，地上面积可放置6副棺材，而地下可放置12副。

几十年来，他一直计划着把自己葬于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那是一个贫穷的小镇，当年他就是在那里成为了《查塔努加时报》的年轻老板，第一次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即便是现在，尽管已在纽约生活了近四十年，阿道夫仍然将查塔努加称为“故乡”。只是当他发现自己女婿一家（也就是苏兹伯格家族）葬于以色列圣殿时，这才放弃了查塔努加。以色列圣殿距离他在纽约州白原镇的地产海兰德尔仅15分钟车程，于是，他将墓址定于纽约。这样一来，人们来此扫墓就会更容易些，不光是他的掌上明珠伊菲珍和她的丈夫阿瑟·海斯·苏兹伯格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还有庞大的奥克斯家族，包括纽约周围的所有兄弟姐妹、姻亲和侄甥，他们的命运和阿道夫及《纽约时报》长久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座坟墓是阿道夫一生中最后的豪华之笔。他从不避讳他那巴纳姆\*式的奢华与张扬，即使对待自己的死亡问题也不例外。为了死后有个适宜的安身之所，他聘请了曾设计帝国大厦的纽约公司，从而成就了这座庄严堂皇的石墓。它的青铜大门气派非凡，玻璃窗户上交叉着十字形的铁条，让企图破坏者望而生畏；地基上铺了两层柏油，用以防潮。

在阿道夫墓地的不远处，可以看见相比之下普通得多的苏兹伯格家族及其西班牙犹太亲属海斯家族和佩肖托家族的墓地。作为一名德国犹太裔，他对犹太族的啄序再清楚不过了，他的背景远远逊色于西班牙犹太裔。西班牙犹太裔被异教裁判所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之后，越洋跋涉来到了美国，正赶上参加革命战争。选择一块与犹太贵族们近在咫尺的地方轰轰烈烈地下葬，不仅是阿道夫野心的顶点，对传统的犹太教也是一种温和的指责，他觉得它从未完全接受过他。

除了讲究排场外，他实际上是个生活简单、是非分明的普通人。他所

\* 巴纳姆是美国公共关系发展史上最黑暗时期的代表人物。19世纪上半叶，一场声势浩大的报刊宣传活动在美国兴起，初始阶段主要奉行“凡宣传皆好事”的信条，为招徕读者成就雇主利益而不惜欺骗公众，其中以巴纳姆最为典型。最有名的是巴纳姆编出一个“黑女奴海斯”的故事，人为地制造社会轰动并借此大捞一笔。所以，这一段完全不考虑公众利益、“公众受愚弄”的不光彩时期也被称做“巴纳姆时期”。